

图有所得

从可亲可爱的一面认识你

——读《君是人间惆怅客：齐白石京华烟云录》

谢赫

《君是人间惆怅客：齐白石京华烟云录》是张涛最新出版的齐白石传记作品，齐白石复杂的人生图层和枝枝蔓蔓的史料，神奇地被她规训于笔下，乖巧迷人。全书十四个篇章，洋洋二十万言，隔着民国时期特有的泛黄颗粒滤镜，写尽齐白石京华生活所包含的圆融与棱角、不易与辉煌、韬晦与张扬、自我与超然。

如果说近代中国画坛是片高原，齐白石毋庸置疑是其中一座峻极山峰，足以让后来者仰止。理解齐白石，不仅等于走进了大半个民国名人圈，也镜鉴着当下的你我。如何让看似高高在上的艺术史，让居于“人民艺术家”神坛之上的齐白石与当下的读者产生勾连，考验着写作者。正如作者张涛在后记中所言：“我想放下冷冰冰的学术柳叶刀，去闻一闻‘人味’！”

本书有意地避开了正统艺术史写作惯用的材料和严谨考据，那样的方式让读者在事件纪年、人物生平以及冰冷的数据中茫然而无所适从，而是选取一般被学术研究弃之不用的“边角料”，建构起齐白石奔波往返的无奈日常。比如，书中既有谈及齐白石竟然曾是一位三拍电影的时尚老头，又有看似八卦的粉色故事，更有与徐悲鸿、陈师曾间暗流涌动的往来故事，甚至齐白石跟当下都市飘萍人一样，体会过“北漂”的种种不易。

这样的写作方式无疑需要勇气的，像堂吉珂德一样挑战着权威与质疑，但这样的挑战是难能可贵的，也考验写作者对史料的驾驭能力。正如苏珊·桑格塔所说，最杰出的大众文化必须是古典思想与现实的结合。作者让一段段卷曲而布满褶皱的史料文献长途跋涉来到读者面前，悉心铺展、解读与重塑，终于拨云见日，让读者不需要特别付出与这个时代相悖的耐心便可进入文本，紧贴着时代洪流中个人的细微视角和个体的粉尘经验。原来人民艺术家并非离我们那么遥远，其实也本不该有这样的遥远。隔着世纪呢，原来齐白石跟你我一样，“在他乡挺好的”，尤为动人，可亲可爱。

“吸引读者的历史，让他们和我一样对写作主题欲罢不能。但前提是，这段故事必须要先吸引我自己，以至于有一种分享的使命感。”历史作家塔奇曼如是说。本书的作者张涛无疑也是如此，他对齐白石的喜爱是一贯的，对齐白石的研究是专注的，既有历史研究者的明察与缜密，又有诗人般的激情与热烈。从民国画坛生态圈考察，走到专注于齐白石个案的研究，从牛角尖中的学术训练，走向大众化的写作，在时间的淬炼之下，其文字轨迹越发清晰起来，越发如棱镜般折射出光芒。

张涛的文字中所贯穿的一股狠劲始终没有被消磨掉，纯净与透明，具有独树一帜的个人符号的语言表达风格及用典方式，透着“网

红学者”的潜质。书中没有故意炫耀遣词造句的熟练技艺，也没有稳妥地将非学术类的写作视为“私域”，而是更多地将学术思考与研究，巧妙地转化为通达的表述。作者坚持着有史，有料，有趣，有思辨，有考据的写作原则，使得历史的真实质感潜藏在字里行间。

比如这样的段落：“1917年之前，《借山图》是齐白石多年游历与经年摹习的画学总结，更可将其看作齐白石衰年变法的前兆。此时的《借山图》，尚且属于齐白石形塑自我文人画家身份的视觉媒介与图像纽带……1917年之后，齐白石无奈北上谋生，其志向理念也处在人生的风陵渡口，《借山图》的功能变得更加趋于实际，部分起到了人情酬酢社交往来的功利性目的，也成为齐白石加强‘湖湘朋友圈’的图像纽带。”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写作本书，张涛一个人化身为一支田野勘探队，那些烂熟于心的史料早已在其心中化成对应的“有形地图”，按图索骥，行走于齐白石京华旧迹，在如今高楼林立间，寻得深邃的历史纵深感。《跨车胡同的蜗牛》一章正是记下了作者探访齐白石整整住了三十一年的跨车胡同15号院旧居的心迹。在布满斑驳龟裂的门板上，曾经贴着各种趣之又倔强且又玩点欲擒故纵意味的便条，如“白石老人心病复发，停止见客”“画不卖与官家，窃恐不祥”“绝止减画价，绝止吃饭馆，绝止照相”……作者行至此处时，恰好一只蜗牛缓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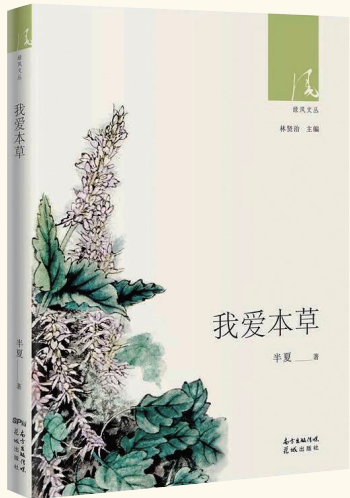


而过，感怀于不知这小小生灵是否知晓门里曾经如走马灯般上演的声色犬马，这般时空交错感仿佛将具体历史情境延展至意外的方向，如此个人化的和人文学者式的细腻表达，使得本书更为引人入胜。

《君是人间惆怅客：齐白石京华烟云录》的十四个篇章，将齐白石的百分之十四人生与读者同领，以期揭开历史的厚重帷幕，点活齐白石以及由其关联而出的近代画坛众生相，宛如一出牵连纠葛、迷雾疑团、爱恨情仇连番上演的大戏，时代精神与个体行为幻化于内，引得读者总忍不住多坐一会，期待发现更多的“彩蛋”。

（《君是人间惆怅客：齐白石京华烟云录》张涛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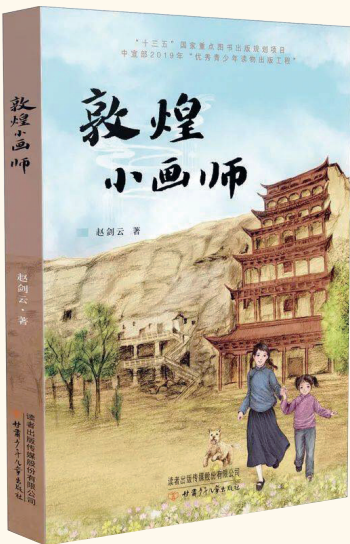
马观书



《我爱本草》
半夏 著，花城出版社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中国传统医学的经典名著，但是一般读者通常却望而却步。本书是一部关于中草药的博物小品文集，按《本草纲目》中草部、谷部、菜部、果部、木部的分类法进行编排。内容充实，知识丰富，将植物学、药物学的知识与历史小故事熔为一炉，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写，文笔自然流畅，语言风趣幽默，使读者既有新鲜感，又有亲切感，拉近了大众与医学经典的距离。

读者读过此书，不但增长见闻，又有文学美的享受，更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敦煌小画师》
赵剑云 著，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

长篇儿童小说《敦煌小画师》以早期敦煌研究院的艺术家的生活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和奉献的感人故事。主人公欣洁在母亲去世后，年幼的她和妹妹跟随画家父亲来到敦煌莫高窟，从开始的不适应和厌倦，到慢慢被吸引和理解，直至爱上莫高窟，最终成为一名敦煌艺术守护者。小说语言干净清激，细节饱满通透，故事曲折生动，通过儿童的视角，展现了第一代敦煌人的不凡历程，歌颂其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精神，读者亦能从中感受到敦煌艺术的无穷魅力。作品虽然是小说，人物是虚构的，但讲述的故事却反映了一代又一代敦煌保护者们的真实付出。

我写我书

民间造物史，百姓生活志

——关于《百工记》

潘伟

2000年，我在地方报纸副刊开了个专栏，冠名《民间一瞥》，一图一文皆纪实，很受欢迎，翌年，专栏被评为“全国报纸副刊优秀专栏”，开了379期。时隔20年，还有读者保存剪报，期期不漏。从此，我把镜头聚焦于民间，社会底层的造物行当，或谋生技艺，衣食住行，涉及民生的方方面面。

每有闲暇，我便背个相机，去县城“扫街”，下乡镇“扫圩”。21世纪初，盛世太平，自城但眴，民有闲钱。彼时，各地街市镇圩，居货山积，列肆幌子，五花八门，百工诸技，各色人等，熙来攘往，医卜星相，亦纷至登场。即便随街乱拍，亦有收获。当年吝惜胶卷，拍摄场景略单调，涉猎领域稍狭窄，今引以为憾。

记者习性，随拍随问随记，三言两语，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由胶片而数码，断断续续，剥那廿载，日积月累，有意无意间，百工技艺、百姓民生之影像积成大观。

百工技艺，或发扬光大，列入“非遗”，名扬天下；或后继乏人，沦为夕阳行业，行将淘汰。然技有高低，业无贵贱。旧时“三百六十行”，都应逐一定影，为之作传。物质文明之遗存啊，祖祖辈辈，曾赖以生存。寻作坊，找旧铺，访工匠，追“走鬼”：“阉猪佬”欧阳，弹棉匠老覃，糊“狮头”的盘叔，刻墓碑的老陈，钉木屐的老吴，铜瓷碗的田师傅，“伟兴”铜铺的老苏，养母鸡“咬”鱼的牛哥……留电话，加微信，常联系，交往成友。这是人世间的另一面，“神鸟”街牌测姓氏，雀有灵性？巫师赤足上“刀山”，人有轻功？老话讲：“十年能中一秀才，十年难识一江湖。”

江湖民间，乃社会基层，面广行当杂。旧时，所谓“三百六十行”，所谓“七十二寡门”，所谓“百业百工”，都是概约之说，未能道其详尽。我为百工杂技作影录，时已至21世纪初叶，所录两百余行当，仅是管中窥豹，而非全貌，多为遗存，行将消逝。先前，我结集出版《民间一瞥》，视觉



人类学者邓启耀先生序之曰：影像叙述的关于民间生活的史志类作品，叙述了正史之外的野史，英雄史基座下的人民史。毫无疑问，作为“复线历史”的一部分，这类民间生活的图像志，也将进入与英雄史并列的人民生活史。

中华民族，农耕经济数千年，自给自足，手工业随之发达，谋生技随之奇巧，造是农耕文明的积淀。《百工记》，记百工造物史，记技艺众生相，这曾是百姓的生活方式，虽然，只是一部旧行业的影像野史，却为百姓的生活史作了真实记录。（《百工记》潘伟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好书摘读

徐悲鸿的家国情怀

姚钟华 朱其

1942年3月下旬，徐悲鸿在保山画展结束后赴大理，访老友赵德恒，沿途为抗日义卖捐款筹集抗日经费。进入大理下关，由腾冲大理师管区司令赵诚伯中将接待，二人相晤甚欢。

在大理，赵诚伯责成少校军官马丽生负责接待，以确保徐悲鸿在大理地区的人身安全，因此徐悲鸿与年轻的马丽生结缘，也留下了一段令人难忘的佳话。

徐悲鸿在大理停留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在师管区司令部安排的住址没住几天，徐先生就要求在马丽生家住下，这是为了避开每天到访的达官贵人，多一些时间去游山作画。他在大理举行过一次义卖，共卖出150多幅画。当时最好的一匹马的市价不过80元，而徐悲鸿笔下的一匹马却能卖到300元。

徐悲鸿将全部收入3万多元国币，由马丽生通过富滇银行，汇往总部设在昆明的云南省各界抗敌后援会。

大理之行结束后，1942年5月初，徐悲鸿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之约至昆明，住云南大学映秋院，于昆明举办抗日救国义捐画展。当时正是日军轰炸昆明最频繁的时候，徐悲鸿在昆明武成路华山小学大礼堂举行抗日劳军画展，展出作品百余件。

其中大幅国画有《九方皋》《愚公移山》《群马》等，大幅油画有《戛我后》《田横五百士》等，质量之高，冠绝一时，万人空巷，观者如堵，轰动南国边疆。

1942年徐悲鸿画赠丽江纳西族知名

工商界人士、丽江黄山幼稚园创办者杨超然《双鹤图》。杨超然在昆明抗战义展上认购了十数幅徐悲鸿的画。

从画展开幕的第一天起，空袭警报接连不断，但是观众依然踊跃。为了满足观众的需要，从第二天起，开展时间和日期都相应延长，徐悲鸿将这次展览的收入国币20万银元，全部交给了云南省政府用以资助抗日烈士家属。

在昆明期间，徐悲鸿先后指导刘华轩、熊秉明、袁晓岑、刘文清、卢开祥等云南学子，每有请教，无不耐心热情，详加讲解，勤于示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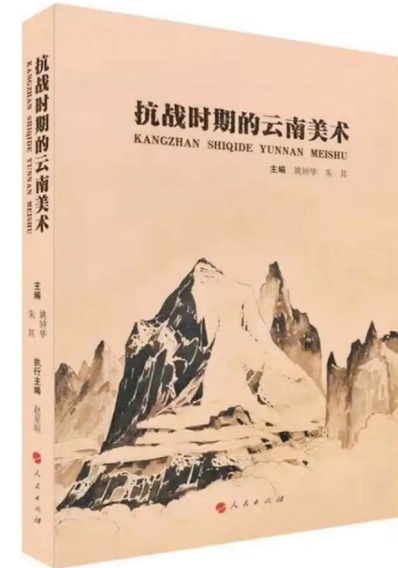
徐悲鸿视为生命的国宝《八十七神仙卷》，在云南曾经失窃，徐悲鸿犹如五雷轰顶，眼前一片昏黑，晕倒在房间，从此落下了高血压的病根。

此幅古画收藏于1937年春。当时徐悲鸿应邀到香港举办画展，期间经由作家许地山介绍，来到德国籍马丁夫人家中鉴赏书画。那些书画是曾为德国驻华外交官的马丁夫人的父亲在中国所购买。

这是一幅白描人物长卷，由于年代久远，画作已呈褐黄色。画面描绘的是一个道教传说。画中所表现的是东华帝君、南极帝君在侍者、仪仗、乐队的陪同下，率领真人、神仙、金童、玉女，神将前去朝谒道教三位天尊的情景。

面对此画，徐悲鸿先生兴奋的心情难以抑制！如果这幅画真是吴道子的作品，那将会在中国画坛和收藏界引起轰动。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1942年，他一直视如生命、只身逃亡也要带在身边的宝物竟然在昆



明被窃，这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直到1944年，徐悲鸿的学生卢荫菡告诉老师，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在成都看到了老师丢失了两年的《八十七神仙卷》。徐悲鸿兴奋不已，持画者也愿意把这幅画卖给徐悲鸿，不过，他开出了天价：国币20万，同时还要徐悲鸿的20幅作品。为了画的安全，徐悲鸿接受了他的条件。不仅如此，徐悲鸿还决定不惊动警方，也不追究当初此画遭窃的缘故。

他不顾自己体弱多病，白天黑夜忙于作画，并找朋友筹款。20万现款很快汇到成都，又过了几天，20幅作品也寄到成都。很快，在那位朋友的帮助下，《八十七神仙卷》又重新回到了徐悲鸿手中。

《八十七神仙卷》完璧归赵，在以后的日子里，它跟随徐悲鸿一家辗转南北，始终没有离开徐悲鸿一步。徐先生去世后，由其家人捐赠给了国家。

（本文摘自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抗战时期的云南美术》）

图香闲情

曾衡林

再过几天，12月28日，就是沈从文120周年诞辰了。

沈从文不仅是作家，还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先生一生中，有着五百多万字的著作文章，除了代表作《边城》《长河》《从文自传》外，他晚年的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也填补了中国物质文化史上的一个空白。

近日，岳麓书社推出了纪念版《沈从文别集》，钤印本套装，全20册。同时，该社还说明，此版本是在张兆和整理、沈虎雏编选、张充和题字的岳麓书社初版基础上升级的产品。初版的《沈从文别集》，因其印量少、市面稀见，一书难求，价格早已翻了数十倍。

突然想起，我家其实就藏有这么一套初版的《沈从文别集》。赶忙翻箱倒柜地找了出来，因为年代久远，书页已经有些泛黄。这套别集全20册，盒装，定价为140元，1992年12月第1版，由刘一友、向成国、沈虎雏编选，黄永玉封面图，张兆和总序。

张兆和在总序中说：“从文生前，想把自己的作品好好选一下，印一套袖珍本小册子。不在于如何精美漂亮，不在于如何豪华考究，只要字迹清楚，款式朴素大方，看起来舒服。”

不能不说这套书是精美的，本子小，便于收藏携带，便于翻阅，而且，“我们在每本小册子前面，增加了一些过去旧作以外的文字。”如《雪晴集》，就在书封的背面有一个小小的说明：“前一组文字，美如雪晴风景，无处不闪烁着大自然的神性光泽……另一组文字，写的亦属一活跃生命，少年时的放纵，青年时的压抑，处处可见沈从文自己的影子。”

收藏这样一套书，是哪一年哪一月，出于什么原因，因为时间已过去二三十载了，记忆早已变得模糊。但是现在翻阅起来，仍然感觉到有一份亲切和熟悉。

这些年里，我接触过的《沈从文别集》的版本似乎还有一些，如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4月出版的《沈从文别集》。沈从文次子沈虎雏在此别集中写有《再版序》，说的是这套别集的人事因缘。这因缘，也算远了。

《再版序》中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平明出版社接连推出了27册汝龙翻译的《契诃夫小说选集》，沈家四口，产生出三个契诃夫迷，只有改了行的沈从文不参与那些不倦的话题。那么这套汝龙译《契诃夫小说集》和《沈从文别集》有什么关系呢？原来，“汝龙译的这套选集可贵之处，首先在于对作品的精选；第二是选进一些契诃夫的书信、札记，别人对他的回忆、评论等，分别编到不同集子里，这些文字拉近了读者和作者的距离，是汝龙先生锦上添花的贡献。”沈虎雏说，“朋友的成就四十年后启发着《沈从文别集》的编选工作。”

2017年，中信出版集团也出版过一套《沈从文别集》，这套书的页数达到了5800页，精装，定价为711元。另外重庆大学出版社好像也出版过《沈从文别集》。

我不是沈从文图书的版本研究者，对于《沈从文别集》各类版本的详细情况，其实并不清楚。只是我觉得，《沈从文别集》之所以能出这么多的版本，而且这些图书还有着这么大的市场，是基于广大读者对于沈从文的崇敬和热爱。现在要研究沈从文，有皇皇几十卷的沈从文全集，它所包容的材料大大超出了别集，但是对于更广大的沈从文读者来说，我以为，这些20册的小本子别集，是非常适合的。书架上有这么一套别集，看着，心里也有着朴素的欣慰。

沈从文1988年5月10日病逝于北京，他的骨灰安葬在凤凰县杜田村“听涛”山下。沈从文墓地其实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墓碑，有的仅仅是一块从听涛山取来的天然五彩玛瑙石，墓碑就是这块6吨重的五彩玛瑙石。玛瑙石的正面刻着沈从文《抽象的抒情》一书中的两句名言：“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背面，刻有四句话：“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这是对沈从文人生境界的高度概括，也是对先生不凡一生的中肯评价。

许多年过去了，对于我来说，之所以关注、收藏和阅读《沈从文别集》，更多的是为了一种纪念，因为沈从文的人品和成就，是值得人们一直纪念着的。

悦读

